

# 探討面具下的父子關係

## 香港劇團攜肢體劇感動杭州



《爸爸》劇照：爸爸與戴着紅帽子的兒子玩耍。

《爸爸》劇照：老人在養老院爭搶着看電視節目。

《爸爸》劇照：爸爸躺在養老院的床上輾轉反側。

### 「爸爸」孫志鴻感謝父親支持 探訪老人院揣摩角色

散場之後，幾位演員照例站在出口處，向觀眾們分發觀眾反饋單，一群女生把飾演「爸爸」的孫志鴻圍在中間，向他討教劇中一些沒有看懂的情節。憑藉在《爸爸》中的精彩演出，孫志鴻也獲得了今年 IATC（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）年度最佳演員的提名。

對於提名，孫志鴻用抖擻膀加三聲誇張的大笑來表達他的興奮之情。但問及作為一名年輕的演員，如何去揣摩飾演爸爸的神情時，他又頓時嚴肅了起來。「為了演好爸爸，我曾經去屯門和元朗養老院做義工，看到了很多老人孤寂的樣子，其實對我的觸動很大。」

「老人就像老小孩，他的興奮和發狂不是一層層遞進上去的，而是突然一個點他就爆發了，很多時候你都不能理解為什麼一件小事就令老人家抓狂了。但是抓狂過後，他又會很期待你下一次再去看他。」孫志鴻說，最開始他經常客氣地與老人們告別說「我下周再來看你們哦」，然後發現第二周老人家真的一大早就開始盼着他來了。

「我的父母當年經過了非常坎坷的道路，才到了香港，因為沒什麼文化，做的也是最底層的工作。」孫志鴻告訴記者，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學讀建築系，原本畢業後能找一個高薪又安穩的工作，但出於對戲劇的熱愛，他進入了綠葉劇團，從最基礎的肢體表演學起，直到站在舞團中央當上了主角。

「最開始父母非常不能理解我的選擇，但是現在他們都會跟我講，做自己喜歡的事最重要，只要我的戲劇在香港上演，他們就會自費買好多票請人來看，來支持我。」《爸爸》上演後，不善於對父母表達情感的孫志鴻編輯了一條長長的短信給爸爸，感謝他這麼多年的無私付出。

「這條短信我爸一直留在手機裡，為了保存短信，這麼多年他手機都不肯換。」

散場後，主演孫志鴻向觀眾解釋劇中情節。

他臥身老唐樓下的角落梯底舖，大半輩子靠着維修手錶，把孩子撫育成人；年華老去，孩子兒媳把他送到養老院，他看着孩子輕巧轉身走向門口，呼出一片輕鬆；阿爾茨海默症讓曾經的一雙巧手，連吃飯的勺子都抓不住……

一個聽起來有些悲傷的故事，被香港綠葉劇團於4月初帶到了杭州，導演黃俊達以一種充滿童趣的方式消解了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的殘酷現實感。在肢體劇《爸爸》中，老人之間充滿「矛盾」，又與看護人員不停「爭鬥」，整個養老院彷彿成為老人的遊樂園。「如果看完這部劇，你能回家擁抱一下你的爸爸，就是我們最大的願望。」黃俊達如是說。

燈光驟暗，演出開始。

「下一站，銅鑼灣。」前一幕，戴着面具的爸爸還夾着公文包站在永遠滿員的地鐵裡左右避讓，下一幕就轉換到唐樓下的修錶舖裡，他正藉着昏暗的燈光拚命工作。直到有一天阿爾茨海默症來襲，爸爸的手不住地顫抖，別說是修錶的器械，最後連勺子都抓不住了……

懷孕的兒媳決定送他去養老院，兒子儘管心有不甘，卻拗不過媳婦的堅持，還是把拎着箱子的爸爸送到了養老院的門口。沒有擁抱，沒有眼淚，開場十分鐘，爸爸獨自一人，走進養老院。養老院的老人們好像變回了一群孩子，對坐賭棋的小老頭和個老頭、喜歡看言情劇的打毛線阿姨……每天和護工們鬥智鬥勇，老人們的目標就是「今天老子不吃藥」。

每到深夜，爸爸掏出枕頭底下的家人合照，念起了與兒子盪鞦韆、放風箏和打籃球的時光。但是有時會想起更遙遠的時刻，與愛人是如何相愛相知，孩子又是怎麼來到自己世界裡的。夜復一夜，回憶與夢境混淆，每天早晨醒來都有些茫然。

直到在智力測試裡的分數愈來愈低，爸爸也踏入了一個迷失自我的循環。本能的思念讓他想打電話給兒子，但再也記不清八位數的電話號

碼。飛越老人院，再回家看一眼兒子，成為了他最後的掙扎。

在老夥伴們的幫助和掩護下，爸爸終於與個老頭一起逃出養老院，搶來一輛的士車，開啟了最後的瘋狂。路上的景象快進着，車速不斷遞增，他努力尋找着家的方向，直到最後一刻，車撞上了牆角，汽車散了架，故事也由此結束了。

「懷孕的兒媳離開了，但在兒子的心裡，爸爸從未離開……」

#### 用創作回應社會

黃俊達告訴記者，與2016年廣州大劇院首演的《爸爸》相比，這次在杭州上演的《爸爸》可謂是5.0版本了。「首演的《爸爸》改編自西班牙漫畫家帕科羅卡（Paco Roca）的漫畫《歡樂皺紋》，後面又慢慢增加了許多香港元素，例如逼仄的唐樓、擁擠的地鐵、右舵的的士等等。最重要的是，現在的版本有很多時候也從兒子的角度去看待養老這個問題。」

「房價愈來愈高，物價愈來愈貴，子女們為了生活整日工作，沒有時間陪伴老人，這是香港社會的普遍現象。」黃俊達說：「為了搵食，終日加班、連軸出差，這是香港年輕一代的現實生活。」

「戲劇的創作，本身就是回應我對

於生活、社會的反思。能讓觀眾在一兩個小時裡，安靜下來，認真地看一部戲，看完還能想一想，這部戲的價值就在於此。」黃俊達說，對很多人來說，父愛是沉默的，因此整部作品也沒有任何台詞，全靠演員的肢體表達情感。

「《爸爸》中的這位父親，是我們熟悉的《中國爸爸》的縮影，他不善言辭、沉默寡言，埋頭苦幹為家人打拚。而我們也是那個不善於向爸爸表達愛意的孩子，我們互相愛着對方，卻不知道怎樣用語言去表達這份愛意。」

#### 女生反串演活個老頭

《爸爸》整個劇，演員戴着面具，靠豐富的肢體語言來表達不同情境。落幕時，演員摘下面具向觀眾致敬，人們才驚訝地發現，在劇中飾演皺紋花臂、走路大搖大擺的黑幫個老頭，竟是一位嬌小的女生。被演員們愛稱為阿宛的李宛虹也是綠葉劇團的元老級人物了，現在擔任劇團的監製及巡演策劃。

「戴着面具，人們看不到你的面部表情，就需要更豐富的肢體語言去支撐，所以也更有挑戰性。」李宛虹告訴記者，由於她的個子不高，為了能彌補視覺上的落差，她特意去看了許

多香港古惑仔的電影，學習裡面黑幫大佬的一言一行。「例如動不動就把腳擱在凳子上，或者擰起袖子向對手展示紋身等等。」

說起跟面具的淵源，導演黃俊達在法國買克樂克學校畢業後，就跟隨意大利面具製作大師斯特凡諾·羅羅科於阿爾巴特羅斯劇場工作室研究製作皮革製面具和運用，在他回國前還專門探訪了斯特凡諾在意大利的博物館。

「跟大師學習時，我有承諾會把他們的面具藝術帶到中國，讓更多人認識西方面具表演的方式，現在總算是兌現了。」黃俊達介紹道，這次《爸爸》的面具也是定製的，雖然是西方人的面部長相，但刻意做成了接近東方人的膚色，使得演員們能更容易融入其中。



《爸爸》劇照：爸爸駕駛的士，與個老頭一起逃離老人院。

## 「觀·聲·陣」研究計劃觀察速記

文：聞一浩 圖：「觀·聲·陣——參與式劇場在地研究計劃」提供  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最近幾個月，除了看演出以外，還參與了一個研究計劃——由香港資深劇場人何應豐與策展人李海燕聯合策劃、民政事務局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資助的「觀·聲·陣——參與式劇場在地研究計劃」（「觀·聲·陣」）。香港演出製作日多已是不爭的事實，因為政府的撥款政策，創作人不斷生產製成品卻沒時間空間去補足養分。

近年藝術圈開始關注到不斷生產只是在消耗創作力的問題，「觀·聲·陣」的設計正是希望為創作人提供一個平台，在不用追求「製成品」的情況下，對自己關心的題目進行研究。計劃的野心還包括撼動創作人演出與觀眾觀賞的二元關係，研究期間設下的階段性展覽（開放工作室），會邀請觀眾參與，共同模型研究的方向。對於這樣的計劃如何進行或成效，我自己是相當好奇。

這個為期兩年的計劃，2017年尾開始，共有六組共27位創作人（計劃稱之為研究員）參與，以四個月為研究期，研究範圍各有不同。每組也有一位如我般的來自本地或海外的獨立觀察員。我的一組名為「語言和行動的對倒」，目的是探討語言與行動（身體）之間的關係——這是很很有意思的題目。的確，語言又或者文字往往是我們表達的工具，但實際上，它又是否承載了說者實際想表達的意思，身體又是否真的會較語言真實？

有趣的是，計劃一開始便已是這個命題的最佳詮釋。原本來自文字、舞蹈、音樂及舞台設計的四位組員，除了舞蹈創作人徐奕婕外，其餘三位相繼離開，當中有私人理由，但也有因為發覺當傾談的內容落到實質行動時，與策展人彼此的看法原來存在着差異。而且，「不一定要有製成品」對於藝術家原來未必代表更自由的探索，反而可能是更加迷茫，不知自己該往哪個方向尋索。這反映了創作人

平常進行的「研究」，其實許多時是功能性的，為即將要生產的作品找素材而已。當然這也是因為資助政策使然，久而久之，創作人便慣於這個模式與思維。不過，反過來看，雖然計劃強調不要求有製成品，但細看由兩位策展人撮合的每個研究組合，都包含台前幕後的人才。不追求製成品之餘，每個組合其實也帶有最終成品出現的可能之考量。

但在「語言和行動的對倒」這一組，正正由於打破了最初設定的組合構思，反而令這個組別真的沒有了「製成品」的包袱，重新加入的藝術家劉南茜與攝影家莫偉立，雖然沒有了之前的框架或設定的討論，但帶來不同的衝擊。研究小組三人仍然合作策劃每一次的「開放工作室」，但各人是自由獨立地思考自己想研究的題目：徐奕婕探索語言與身體之間的關係，尋找自己的藝術家宣言，莫偉立則希望找到更多不同的攝影語言，而劉南茜則着重語言背後的真正意思。

策展人對研究員是相當有要求的，一方面提供空間及物資讓他們自由地進行研究，一方面亦緊隨其發展，經常對他們的看法及做法提出意見，這也引發更多的討論。

我自己沒辦法出席所有的討論及工作坊，但也參與了三次討論、一次公眾工作坊及全部的開放工作室環節，看到策展人如何嘗試利用研究計劃來重新定義觀眾的位置，也就是前述撼動演出者與觀眾的關係。可以說，研究計劃不僅是為創作人而設，也是為有要求的觀眾而設。

由何應豐主持，名為「易陣者行動：對倒『物/語』——兩天行觀營」的公眾工作坊，給我的印象很深。易陣者就是公眾/觀眾，從命名已看到策展人希望慣於被動的觀眾採取一個主動、積極的態度，從而影



開放工作室環節中，研究員與易陣者交流。

響、幫助創作人的研究，還有審視觀眾自己在創作、演出中的位置。參加的公眾形形色色，年紀、背景及職業都大不相同，也有不是慣常入劇場看演出的觀眾，但都對這次活動相當好奇及投入。首天為在戶外「獵」物，大家按照策展人製訂的地圖及要求行動——選擇一個動作，沿途不停地做，在旅途上找一件自己有興趣的物件帶回集合地點。看着大家帶回來的物件和各人的解說，可以看到尋常事物都各有故事和特點。問題是大家有沒有細心留意。

在四次的開放工作室環節中，有相識的朋友，也有純粹看到宣傳而來的人士。較可惜的是，不是太多人可以全部參與，但從研究員每一次的設計，我看到他們對要研究的題目或方向逐漸有較清晰的看法，而參與的公眾也的確擔當了易陣者的位置，擦動研究員設下的框架，又或者刺激研究員作不同的嘗試。

四個月的研究期雖然結束，但我相信就如劉南茜在最後檢討時所說，這其實才是開始，而不是結束。一直覺得政府應該投放更多資源在這類提升創作人的計劃之上。

我相信我們有好的創作人，問題是其才華是否有被適當地誘發。

## 各地動漫打破常規 帶你遊歷奇幻世界

很多人會到戲院看一部電影，但是又有多少人會選擇看動畫？看動畫其實並非是小朋友的專利，而製作動畫也許遠比製作電影更需要花心思、時間，故事可以打破邏輯界限，鮮明而生動的人物、超越時空的景致，帶給觀眾另一層次的體驗，另一種觀感享受。小孩或者大人大概能從中領悟更多信息。

今年太古城中由即日起到5月1日期間為大家呈獻「太古城中×MOVIE MOVIE Cityplaza 動人動畫祭」，舉辦一系列以動畫電影為主題的活動。「動樂人生」讓大眾能夠了解本地動畫作品以及它的發展，活動特設的「國際動畫逐格睇」也將遠道而來的國際動畫帶到香港，讓我們可以欣賞來自不同國家的動畫大師的創意光芒。活動周末期間更免費舉辦「影·畫分享工作坊」，以不同形式的分享會和小手作製作，讓大眾深入淺出了解動畫製作。主辦方還特意在場內設有「創意光影動畫」及「動畫Patchwork 九宮格」，給大眾恍如置身在動畫電影場景的機會，拍照、打卡，與身邊的人分享動漫的點滴，重拾簡單的快樂。

活動全力支持「動畫支援計劃」，在活動期間特別設立「動樂人生」香港動畫放映區，播放「第六屆動畫支援計劃」得獎作品精選片段，大眾可以藉這個機會欣賞本

地動畫師超水準的作品，支持他們追逐動畫夢，推動動畫在香港的發展。另外，「香港製造」及本地動畫主角藝術裝置，除了打卡以外，讓人反思香港本土原創精神以及動畫師默默在製作背後的努力。

「國際動畫逐格睇」打開大眾對國際動畫電影的視野，動畫打破語言的隔閡，讓人在各種色彩裡看故事，看人性。不同地區帶來了不同風格的作品，題材涉及情感、恐怖、偵查等，適合不同口味的觀眾，包括：《迪莉莉的幻險巴黎》（法國）、《巴不得回家》（中東）、《企鵝夢幻街》（日本）、《狼隱之家》（西班牙）及《Tito不再恐懼鳥》（葡萄牙），作品都是出自於世界級頂尖動畫大師。動畫均會在MOVIE MOVIE Cityplaza 戲院舉辦之「動畫藝術祭」期間獨家上映，是一個不能錯過的機會。

想要培養對動畫的興趣和加深認識，「影·畫分享工作坊」舉辦了動畫分享會和文藝工作坊，當中將由「第六屆動畫支援計劃」的得獎動畫師和本地著名動畫導演江記（江康泉）及袁建滔親自分享動畫電影的製作意念和背後花盡心思的製作過程，拉近大眾和動畫之間的距離。在文藝工作坊裡，參加者還可以動手製作屬於自己的定格動畫或者懷舊玩意，見證動畫從零開始到誕生的過程，讓人感受製作動畫的樂趣與辛酸。

文：陳儀雯

#### 週末好去處

##### 動起來！「身體運動」兒童及親子工作坊

今個復活節，不加鎖舞踊館「身體運動」舉辦兒童及親子工作坊，讓小朋友發揮小宇宙驅走日常課堂的沉悶。家長亦可與小朋友親密地互動，走進小朋友的想像世界。

「兒童工作坊」讓兒童學習簡單動作，與其他小朋友討論及發揮創意，編出充滿獨一無二的舞蹈。「親子工作坊」則着重激發兒童創意和促進親子交流，通過身體的密切體驗，發掘彼此的感受和想法。



「兒童工作坊」  
日期：4月22日 15:30-16:30  
對象：5-9歲兒童  
費用：\$150（每位小朋友）  
\*家長可在旁觀課，欣賞小朋友的創作。

「親子工作坊」  
日期：4月22日 16:30-17:30  
對象：5-9歲兒童、家長  
費用：\$250（1位小朋友及1位家長）  
工作坊地點：不加鎖舞踊館  
（九龍新蒲崗五芳街5-7號華懋工業大廈7樓D室）  
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 
查詢及留座：27783488 / fung@unlock.com.hk